

# 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

林华勇 马喆

**提要** 廉江方言“讲”分别语法化为：自我表述标记、引述标记、小句标记和话题标记。基于廉江方言的事实描写，联系其他汉语方言及语言，说明言说义动词语法化的方向和功能，认为在考察语法化时应重视语义小类。

**关键词** 言说义 语法化 传信情态 小句标记 话题

廉江方言（属高阳片粤语）的“讲”除了作言说义动词外，还可以出现在句首、句中和句末，表示四种功能。这四种功能均由言说义动词“讲”语法化而来。本文主要考察廉江方言已经虚化了的“讲”的意义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联系其它方言和语言，说明廉江方言“讲”的语法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1. “讲<sub>1</sub>”：自我表述标记

### 1.1 “讲<sub>1</sub>”的话语功能

“讲<sub>1</sub>”出现在句首位置，是“讲话”的“讲”（言说义）的虚化形式。例如：

- (1) (小孩儿在玩水) —— ‘讲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啊。说了你不要玩水了
- (2) (对方在哭) —— ‘讲你无好哭□[tɛ<sup>21</sup>]’嘛。说了你不要哭了
- (3) (拒收礼物) —— ‘讲无使爱呐，无捞[lou<sup>55</sup>]你客气。说了不要，不和你客气
- (4) (听完局长的诉苦后) —— 讲李局啊，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我说李局长啊，你辛不辛苦我不知道
- (5) (向对方借电话) —— 李经理李经理，讲你好啊，借电话机我打只电话正。李经理，你好啊，借电话我打一个
- (6) (谈工作) —— 讲我出来做二十年工作，无人讲过我恶，你今日讲我恶，我无知几

欢喜。我说我出来工作二十年，从没人说过我厉害，你今天说我厉害，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例(1)~(3)的“讲<sub>1</sub>”（加重读号）普通话能译成“说(了)”。例(4)~(6)的“讲”不能重读。根据预设和信息表达的新旧，可把“讲<sub>1</sub>”分为两种情况：

(1A)、作重申自己的观点或事实的标记（简称“重申标记”），例为(1)~(3)。含该作用的“讲<sub>1</sub>”的句子有一个预设：该观点或意见说话人曾经表达过。如(1)的预设是曾经说过不要玩水，(2)的预设是曾说过对方不要哭。

(1B)、作首次表达自己意见或愿望的标记，例为(4)~(6)。例句没有(2A)的预设，都是说话人首次表达观点或意见。

综合(1A)、(1B)两种情况，把“讲<sub>1</sub>”看作“自我表述”的话语标记，具有标示“传信情态(evidential modality)”的功能。

### 1.2 “讲<sub>1</sub>”的共同点

---

\* 发表于《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本文最初构思受柯理思教授所启发，由导师施其生教授悉心指导。曾宣读于中山大学现代汉语沙龙、第二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2004.12），先后得到唐钰明教授、刘丹青教授、洪波教授、史金生教授、方小燕教授的指导或帮助。本刊编辑部指正多处，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讲<sub>1</sub>”的共同点表现在与言说义动词“讲”的差异上。表现为三个方面：

①言说义动词“讲”后能出现“过<sub>1</sub>”、“过<sub>2</sub>（表重行）”、“□[tɛ<sup>21</sup>]”等体貌助词，而“讲<sub>1</sub>”后不能出现这些体貌助词。例如：

- (7) 讲过<sub>1</sub> 说过
- (8) 讲过<sub>2</sub>! 重讲!
- (9) 讲□[tɛ<sup>21</sup>] 说了
- (2') \*讲过<sub>1</sub> (/过<sub>2</sub>/□[tɛ<sup>21</sup>]) 你无好哭□[tɛ<sup>21</sup>]嘛
- (4') \*讲过<sub>1</sub> (/过<sub>2</sub>/□[tɛ<sup>21</sup>]) 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 (10) \*讲过<sub>1</sub> (/过<sub>2</sub>/□[tɛ<sup>21</sup>]) 你读书仔无写文章你做乜嘢咧 读书人不写文章你做什么呢

②“讲<sub>1</sub>”后的成分都可以成句, 可把“讲<sub>1</sub>”去掉, 意思基本不变。例如：

- (1)' 讲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 → 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
- (4) 讲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 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但作言说义动词的“讲”则不能去掉, 例如：

- (11) 讲假话 说假话, 述宾结构≠假话(名词)
- (12) 无得讲普通话 不能说普通话, 述宾结构≠\*无得普通话
- ③“讲<sub>1</sub>”出现在主语前, 不出现在主语后, 至多充任其后内容宾语的述语。例如：

- (1)' 讲<sub>1</sub>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你讲<sub>1</sub>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
- (4) 讲<sub>1</sub>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李局啊, 你讲<sub>1</sub>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言说义动词“讲”可充当句法成分, 作主语、谓语和宾语。例如：

- (13) (读无好,) 讲好 读不好, 讲好(主谓结构, “讲”作主语)
- (14) 阿妈讲 妈妈说(主谓结构, “讲”作谓语)
- (15) 靠讲无靠读 靠讲不靠读(述宾结构, “讲”作宾语)

可见, 言说义动词“讲”和话语标记“讲<sub>1</sub>”不光意义有别, 且结构形式的表现也不相同。

### 1.3 “讲<sub>1</sub>”的内部差异

①语用。根据表达、接收新旧信息的差异及表达次第的不同, 可对(1A)、(1B)进行区分：

【表1】“讲<sub>1</sub>”的语用区别

	表达信息的新旧	接受信息的新旧	第几次表达
(1A)	-	-	第2次以上
(1B)	+	+	第1次

注：“+”表示新信息，“-”表示旧信息。

②替换。(1A)、(1B)作用的“讲<sub>1</sub>”在结构形式方面仍有区别, 表现在:(1A)作用的“讲<sub>1</sub>”能用“都讲”(“副+动”, 偏正词组, “都”表“已经”)替换, 句子的意思不变。(1B)作用的“讲<sub>1</sub>”不能用“都讲”替换, 否则句子不成立。例如：

- (1)' 讲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 → 都讲你无好𠵼水□[tɛ<sup>21</sup>]呐
- (3)' 讲无使爱呐, 无捞[lou<sup>55</sup>]你客气 → 都讲无使爱呐, 无捞[lou<sup>55</sup>]你客气
- (4) 讲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 \*都讲李局啊, 你辛苦无辛苦我无知
- (5) 李经理李经理, 讲你好啊, 借电话机我打只电话正 → \*李经理李经理, 都讲你好

啊，借电话机我打只电话正

③重读。表(1A)的“讲”应重读(如(1)、(3)),(1B)的“讲”不重读(如(4)、(5))。

从语用、替换和重读与否三个方面看,“讲<sub>1</sub>”内部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它的作用、功能仍可归纳为自我表述的话语标记,标示传信情态。

## 2. “讲<sub>2</sub>”:引述标记

### 2.1 “讲<sub>2</sub>”的功能

先看一个歧义句:

(16) a. 你妈喊你讲。你妈叫你讲 (兼语句,“讲”的施事是“你”)

b. 你妈喊你讲。说是你妈叫你 (非兼语句,“讲”不表言说义)

虽都位于句尾位置,但a句的“讲”的意义较为实在,普通话可直译为“说”;b句的“讲”是“讲<sub>2</sub>”,意义虚灵,普通话不能直接译成“说”,须译成“说是……”。

根据复述内容是否为直接引语,可把“讲<sub>2</sub>”分为两个:

(2A)、作直接引用他人话语的标记(简称“直引标记”)。例如:

(17)(复述别人向自己道歉)——“阿文昌啊,对无住口[tɛ<sup>21</sup>],帮你无倒”讲。说“文昌,对不起了,帮不了你”

(18)(复述向别人喊话)——“出来正,抑无出来就做你世界”讲。说“先出来,要不就有你好瞧的”

为方便理解,例子和译文中用双引号表示直接引语。例中人称代词“你”指代话语情景中的对方,如例(17)中的“你”即复述人“文昌”,例(18)中“你”的所指在话语中没出现,但可补出:

(18’)“阿辉仔啊,出来正,抑无出来就做你世界”讲。说“阿辉,先出来,要不就有你好瞧的”

“你”即指代“阿辉”。

“讲<sub>2</sub>”也有连续出现的情况。如:

(19)几只主任打电话畀我,“阿文昌,佢准备攞你开刀哇”讲,“顺一顺佢哇”讲。几个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文昌,他准备拿你开刀啊,迁就他一下吧”

例(19)前一个“讲<sub>2</sub>”的辖域范围是“阿文昌,佢准备攞你开刀哇”,后一个“讲<sub>2</sub>”的辖域范围是“顺一顺佢哇”。“几只主任打电话畀我”是说明当时情景的成分。

(2B)、间接引用他人话语或意思的标记(简称“转引标记”)。所谓间接引用,即不是全部照搬别人的话语,而是根据语境的变化对话语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下例子都是叙述人向对方转述第三者的话语或意思。例如:

(20)(转告交电费)——阿妈畀你交电费讲。妈妈叫你交电费;说是妈妈叫你交电费

(21)(转告禁止游泳)——阿爸讲无畀你去河呢游水讲<sub>2</sub>。爸爸说让你去河里游泳;说是爸爸说让你到河里游泳

(22)(转告让回家一趟)——明日星期日,畀你回去讲<sub>2</sub>。明天星期天,说叫你回去;说是明天是星期天,叫你回去

(23)(转告修电视机)——电视机坏口[tɛ<sup>21</sup>],你去整整讲。电视机坏了,说让你去修修;说是电视机坏了,你去修修

和(2A)不同,上述例句为间接引用,不能用引号。例(20)~(23)的“你”是转述的目

标。“你”所指的差异，正好说明存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差异。

由于“讲<sub>2</sub>”的范围（或称之为“辖域”）不明确，以上例句都有歧义。例（20）、（21）“讲<sub>2</sub>”的辖域分别可包括、也可不包括大主语（“阿妈”、“阿爸”）；例（22）、（23）“讲<sub>2</sub>”的辖域分别可包括前一分句，也可不包括前一分句。

以上例子说明，当谓词性成分作主谓宾句的复杂宾语时，或当句子是复句时，附着在它们后面的“讲<sub>2</sub>”容易出现辖域歧义（scope ambiguity）。当句子是简单的（主）谓宾句时，“讲<sub>2</sub>”的辖域就明确，句子没有歧义。例如：

（24）（通知吃饭）——去食饭讲。 说是去吃饭

（25）（提醒交电费）——你未交电费讲。 说是你没交电费

另外，“讲<sub>2</sub>”不能出现在称呼语后，须出现在谓词性结构或经省略动词的成分后。如：

（19'）\*几只主任打电话畀我，阿文昌讲<sub>2</sub>，佢准备攞你开刀哇。

（26）甲：佢头先讲爱乜嘢？ 他刚才说要什么？

乙：汽水讲<sub>2</sub>。 说是汽水

例（26）的“汽水”前省去了动词“爱”（要）。

综上，“讲<sub>2</sub>”是直引或转引他人话语的标记，可概括为表示“引述他人话语”的标记。

## 2.2 “讲<sub>2</sub>”进一步的语法化

“讲<sub>2</sub>”还可进一步语法化。作转引标记（2B）的“讲<sub>2</sub>”和语气助词“啊”组合，产生了合音形式“咖[kɑ<sup>51</sup>]”。如：

（20'）阿妈咁你交电费讲啊（/咖）。

（21'）阿爸讲无畀你去河呢游水讲<sub>2</sub>啊（/咖）。

（22'）明日星期日，咁你回去讲啊（/咖）。

（23'）电视机坏口[tɛ<sup>21</sup>]，你去整整讲啊（/咖）。

例（20'）~（23'）的“讲<sub>2</sub>”后出现了“啊”，意思基本不变；“讲<sub>2</sub>”和“啊”结合，产生了合音形式，即：讲啊[kɑŋ<sup>35</sup> a<sup>21</sup>] > 咖[kɑ<sup>51</sup>]。“讲啊”可全由“咖”替代。合音形式“咖”的意义和“讲<sub>2</sub>”（2B）的意义（理性意义）基本相同，但前者附带一定的语气。

## 2.3 “讲<sub>2</sub>”与“讲<sub>1</sub>”的功能差异

“讲<sub>2</sub>”与“讲<sub>1</sub>”的功能差异可概括为：“讲<sub>1</sub>”位于引述内容之前，只用于引述说话人自己的观点、意见，部分能换成“都讲”（见 1.3）；“讲<sub>2</sub>”出现在引述内容之后，引述内容可以是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

“讲<sub>1</sub>”后的成分可看作它的内容宾语。由于“讲<sub>1</sub>”删去后句子意思不变，可把“讲<sub>1</sub>”看作“弱言语动词”。而“讲<sub>2</sub>”的言说义已基本消失，不能把引语看成“讲<sub>2</sub>”支配的对象。因此，“讲<sub>2</sub>”不是动词，“引语+讲<sub>2</sub>”不是“O+V”结构，“讲<sub>2</sub>”为助词。由于“讲<sub>2</sub>”附着在相关成分之后作引述他人话语的标记，为后附成分，因此，从廉江方言的词类系统考虑，可把“讲<sub>2</sub>”看作语气助词，表示引述他人的话语，“讲<sub>2</sub>”仍属传信情态。

如此，“讲<sub>1</sub>”、“讲<sub>2</sub>”都属传信情态范畴。<sup>①</sup>据 Palmer (2001: 24-47)，传信情态和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属命题情态范畴（propositional modality），命题情态关注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值或实际状况的态度。其中传信范畴又分为报道（reported）和感观（sensory，所闻或所见）两种。大体上，“讲<sub>1</sub>”、“讲<sub>2</sub>”表示的情态属“报道”，但“自我表述”和“引述”的功能也与“感观”不无关系。

## 2.4 其它方言或语言

言说义动词语法化为情态标记不是廉江方言独有的现象。据张洪年(1972: 178), 香港粤语和广州方言有类似廉江话“讲<sub>2</sub>”的现象, 香港粤语的“啲[uo<sup>33</sup>]”相当于廉江话的“咖”。例如“佢话佢从来未学过中文啲(他说他从来没学过中文呢)”译成廉江方言就是“佢讲佢从来未学过中文咖”, 十分相称。据张文介绍, 赵元任《粤语入门》(1947)认为“啲”是“话啊”复合的结果。张文把“啲”看作“重述所闻的助词”。廉江方言“咖”由“讲啊”合音而来的事实, 可进一步支持赵元任和张洪年的看法。广州方言也用“啲[uo<sup>13</sup>]”表示转述, 例如笔者在凉茶铺听到的一段对话:

(24) 服务员: 你饮冻定热<sup>啲</sup>? 你喝凉的还是热的?

顾客甲(小声): 热嘅。 热的

服务员: 吓? 什么?

顾客乙: 热啲。 说是热的

广州方言的“话[ua<sup>35</sup>]”用于引述仅存于疑问句, 如“几多钱话?(多少钱?)”、“乜嘢话?(什么?)”, 远不如廉江方言的“讲<sub>2</sub>”普遍。广州方言、香港粤语的“啲”和廉江方言的“咖”相当。

粤方言的“讲<sub>2</sub>”、“啲”等是怎么来的? 要寻找答案, 还须考察历时汉语的情况。据我们考察, 历时汉语材料中出现过类似廉江方言“讲<sub>2</sub>”的情况, 标记是句末的“云”。<sup>②</sup>如:

(25) 子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论语》卷第九)

(26) 故圣人曰礼乐云。(《纂图互注礼记》卷第十一)

(27) 及武帝即位, 则厚礼置祠之内中, 闻其言, 不见其人云。(《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28) 一元曰建元, 二元以长星曰元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同上)

(29) 孔子尝过郑, 与子产如兄弟云。(《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

(30) 故民讹言“皓久死, 立者何氏子”云。(《三国志》卷五十)

因此, 廉江方言的“讲<sub>2</sub>”现象在汉语的共时和历时平面中, 并不孤立存在。这里再补充广东惠州话和北京话的例子:

惠州话存在三种形式——“话”、“讲”或“讲话”位于句末表示转述的情况, 如:<sup>③</sup>

(31) 架电脑成日死机, 喊你帮手整啊话/讲/讲话。 说那电脑老死机, 让你帮忙修修

(32) 你无使去接佢嘞话。 说你不用去接他了

三种形式当中, 只有“话”能出现在“嘞”(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之后。

据刘一之(2006: 337), 北京话中有一个“说”, 用于转述别人的话之后。如:

(33) 姥姥说:“你二舅说:‘他拳头大的字认不了半萝筐, 还腆着脸当校长’说。就这样儿, 他得得着好儿?”

(34) 老王说:“她跟我哭:‘我再也不去了’说。那哪儿行啊, 不去谁给钱呀?”

从材料看, 北京话的句末“说”似是直接引语的标记, 并未发展到作间接引语标记的程度。但可说明, 言说义动词演化为句末传信情态助词这一现象, 不光南方方言存在, 北方方言也存在。

如把目光转向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同样能够发现存在廉江方言“讲<sub>2</sub>”的类似现象。

英语中, 直接引语的句子可以冠以“他说”或“她说”之类的话, 表明说话人的标志常

常置于引语的某个部分之后，如“I wonder, she said (or, said she), what will become of us?”（‘我不知道’，她说，‘我们会怎么样？’）；在拉丁语中，有一个专作此用的表示“说”的词 *inquam*, *inquit*。（奥托·叶斯帕森著，何勇等译 1988：415）

独龙语（藏缅语族）也存在“转述情态”。根据杨将领（2004），独龙语表示“转述情态”的形式是“在动词或动词后面的后缀再加上后缀-*wa*<sup>31</sup>”，如：

- (35) əŋ<sup>53</sup> lɔ̃<sup>55</sup> -di<sup>31</sup> -wa<sup>31</sup>. (有人)说他回去了  
他 回 (体/离心)(转述)

杨文附注说：

“独龙语的转述情态后缀-*wa*<sup>31</sup> 来源于动词 *wa*<sup>53</sup> ‘做’，跟不同的名词结合作谓语时可表示不同的具体动作（如*ɕiŋ*<sup>55</sup> ‘柴’ *wa*<sup>53</sup> ‘做’——砍柴、*ɕa*<sup>55</sup> ‘猎物’ *wa*<sup>53</sup> ‘做’——打猎），动词 *wa*<sup>53</sup> ‘做’虚化成转述后缀-*wa*<sup>31</sup>，如：əŋ<sup>53</sup> (他) mɔ̃<sup>31</sup>- (否定) di-ŋ<sup>55</sup> (去/人称) wa<sup>53</sup> (做/说) / 他说不去了。 / əŋ<sup>53</sup> (他) mɔ̃<sup>31</sup>- (否定) di<sup>55</sup> (去) -wa<sup>31</sup> (转述) / (他)说他(自己)不去了。”（引自第2页脚注3）

最后两个例句（加下划线）清楚地说明 *wa*<sup>53</sup> 作“言说”解时向“后缀”*wa*<sup>31</sup> 虚化的过程。

可见，香港、广州、廉江、惠州、北京等地方言的句末“讲”、“啲”、“话”、“说”等，以及独龙语的转述情态标记 *wa*<sup>31</sup> 的虚化，都和言说义有关。以上方言或语言事实告诉我们：言说义动词向转述或引述等传信情态标记的演变，是一条较为常见的主观化路径。

### 3. “讲<sub>3</sub>”：小句标记

先说什么是小句标记。生成语法有一个术语叫“小句标记”（*complementizer*）<sup>④</sup>，指从句中引导小句的关系词。如“I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中，主句是“I said”，小句是“she would come”，“that”为小句标记，是引导小句的关系词。

汉语也有“小句标记”。据刘丹青（2004a），“道”在宋元之交，已经完成了从言说义动词到小句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如：

- (36) 妇女自思量道：“这婆婆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南宋话本小说《简帖和尚》）  
(37) 主人出来，知是远道来客，问道：“何事？”（汪曾祺《花瓶》）

廉江方言的“讲<sub>1</sub>”（自我表述标记）也有向小句标记虚化的迹象，为了和“讲<sub>2</sub>”区别，记作“讲<sub>3</sub>”。例如：

- (38) 我从来无听过讲得啲做个。我从来没听说过能这样做的  
(39) 做口[ts<sup>21</sup>]几十单生意，无有讲赚过乜嘢钱。做了几十庄卖买，没赚过什么钱

句中的“讲”用于述语和宾语之间，无实在意义，作用与小句标记相当。但只能在否定句中使用，远没有汕头方言的“但”自由（见下文）。

广州话也存在言说义动词虚化为小句标记的现象，如：

- (40) 我重想话唔畀你去添！我还想不让你去呢  
(41) 阿真重成日谗住话要去探你。阿真还整天想着要去看你

除了广州、廉江粤语，闽南话的小句标记更为明显，以汕头话为例：

- (42) 你甲伊咁但机票恶买哩买做船票。<sup>⑤</sup>你跟他他说机票难买就买成船票  
(43) 骂我但唔守信用。骂我不守信用  
(44) 试睇但好口[ts<sup>h</sup>eŋ<sup>31</sup>]啊孬。试一试能穿不能

施其生（1990）认为“但”是个结构助词，联结两个谓词性成分，表示述宾关系。汕头方言的“但”实际上完全起到了小句标记的作用。

普通话的“说”也起到类似小句标记的作用。如：

- (45) 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老舍《骆驼祥子》）
- (46) 只就我知道的这两件事说，大概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老舍《黑白李》）
- (47) 我不愿意叫你常上这儿来，实在告诉你说，母亲不喜欢中国人！（老舍《二马》）
- (48) 不瞒你们说，我不是随便什么刊物都乱看的，很多有名的刊物人家越说好我越瞧不上。（王朔《修改后发表》）

前两句的“说”有标示“从某方面出发发表意见”的作用。后两句的“实在告诉你们说”、“不瞒你们说”属于“VP<sub>1</sub>+说”结构，该结构后的分句（VP<sub>2</sub>）实际上是 VP<sub>1</sub> 的内容宾语；从表面看，“说”在语义上是冗余的，删除后句子的意思不变；但和汕头话相同结构中的“坦”相比，普通话“说”的言说义还比较明显，可看作“准小句标记”。

联系普通话和汕头、广州、廉江三方言的情况，可勾勒出汉语的言说义动词向小句标记演化的链条，如下表：

【表 2】汉语[言说]义动词向小句标记的演化

	话语标记	方言	形式	例句
逐 渐 虚 化	0 动词	普通话 <sup>®</sup>	说	你说什么？
		广州话	话	你话去边啊？你说去哪儿？
		廉江话	讲	你讲乜嘢？你说什么？
		汕头话	坦	阿姐坦你么是爱你好。姐姐说你，是为你好
1 自我表述标记	普通话	说	说你有完没完啊？	
	廉江话	讲	讲你无好哭□[tɛ <sup>21</sup> ]嘛。说你不要哭了	
2 准小句标记	普通话	说	实在告诉你说，母亲不喜欢中国人。	
3 小句标记	广州话	话	重谗住话要去探你。还想着去看你	
	廉江话	讲	无有讲赚过乜嘢钱。没赚过什么钱	
	汕头话	坦	试睇坦好□[ts <sup>h</sup> ɛŋ <sup>31</sup> ]啊孬。试一试能穿不能	

再来看一种外语的情况。Hopper、Traugott 在《Grammaticalization》(1993/2001: 15) 列举了西非 Ewe 语的言说义动词“bé”（说）语法化为小句标记的例子：

- (49) a. Me-bé me-wɔ-e. 我说我来做                      b. Me-gblɔ bé me-wɔ-e. 我说我来做  
我 说 我-做-它    我 说 说 我 做 它

bé是“说”的意思，当其它的言说义动词和 bé共现（b 句）时，bé就成了一个小句标记，bé前后的 me-gblɔ和 me-wɔ-e 是述宾关系。

另据刘丹青（2004a），泰语（壮侗语族）、高棉语（南亚语系）、拉祜语（藏缅语族）、塔芒语（藏缅语族）、Camling 语（藏缅语族，在尼泊尔）、Kwamera 语（南岛语系）等都存在“言说”义动词虚化为小句标记的情况。因此，言说义动词向小句标记的演化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4. “讲<sub>4</sub>”：话题标记

廉江方言的“讲”还可以作假设/虚拟的话题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的话”，记作“讲<sub>4</sub>”。话题标记“讲<sub>4</sub>”常出现在复句中，与连词“□[ɛt<sup>5</sup>]（无/无係）要是/要不是”（□[ɛt<sup>5</sup>] 暂记作“抑”）连用于前一分句，后一分句对话题进行说明。“讲<sub>4</sub>[kɔŋ<sup>35</sup>”的语音也发生了变化，

可读作[kɔ<sup>55</sup>]。例如：

(50) 阿波仔啊，抑无考上大学讲，就回屋几耕田咯。波仔啊，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就回家种地啦

(51) 抑无係我(/老师)讲，你□[ɛn<sup>35</sup>]得企在几么？要不是我(/老师)啊，你还能站在这儿吗？

(52) 抑落水讲，就湿了□[tɛ<sup>21</sup>]咯。要是下雨的话，就全湿了啊

(53) □[nu<sup>55</sup>]日抑係听你个讲，早就得□[tɛ<sup>21</sup>]咯。那天要是听你的，早就行了啊

(54) 无好声[sɛŋ<sup>55</sup>]跌落来讲，就断骨咯。不小心摔下来的话，就断骨头了

“讲<sub>4</sub>”的功能是作话题标记。“抑无(係)/抑係……讲”或“……讲”省略号位置的内容为话题成分，表示假设/虚拟的情况，可看作假设助词。话题成分可以是动词性成分，如“考上大学”“落水”“听你个”“无好生跌落来”；也可以是代词或名词，如(51)的“我”或“老师”。总之，以上话题成分表示一种虚拟的情况：或是对将来的虚拟，如(50)；或是对过去的虚拟，如(51)~(53)；或是对眼前情况进行虚拟，如(54)。

刘丹青(2004b)在讨论话题标记的语法化来源时，未谈及言说义动词。<sup>⑦</sup>江蓝生(2004)详细考察了话题标记“的话”的语法化过程，指出“的话”由跨层的非短语结构词汇化为助词，如“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作不来。《儒林外史》，转引自江蓝生(2004)”。廉江方言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汉语言说义动词向话题标记语法化的途径。与普通话“的话”不同，廉江方言的话题标记“讲”，没有经历词汇化的过程。

## 5. 结语

廉江方言的言说义动词“讲”语法化为情态标记(讲<sub>1</sub>、讲<sub>2</sub>)、小句标记(讲<sub>3</sub>)和话题标记(讲<sub>4</sub>)，这代表了语言演变的某些共性。不同方言或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形式表示相同的范畴，这说明了方言或语言共时系统的独立性。如表示引述，廉江话用“讲”或“讲啊”的合音形式“咖”，广州话用“话啊”的合音形式“啲”，惠州话用“讲/话/讲话”，北京话用“说”；古代汉语用“云”，近代汉语多用“云云”，普通话作品用“云云”。因此，考察语法化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到语义小类。(既包括与语法化形式相关的谓词语义类别，<sup>⑧</sup>也包括语法化形式自身的语义小类。)不仅在考察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法化问题时应注意语义，在作跨语言或方言的语法化问题比较时，也应对语义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样有利于发现更多语言演变的共性。

## 附 注

① 从传信情态范畴出发分析“讲<sub>1</sub>”和“讲<sub>2</sub>”的情态功能，这一点是《中国语文》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提醒的。

② 《马氏文通》早已注意“云”“云尔”用于句末的情况，并指出：“……‘云’殿句尾者，重述前言也。故述人口气皆以‘云’字为煞者，犹云‘以上所述有如此’者。”(引自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第213—214页)只是马氏仍把“云”看作动词。另还要“云云”位于句末的用法，如“父子欲其亲云云。《朱子语类》卷第十三”、“不过大家解解闷儿，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如此云云。《老残游记》第十三回”、“据悉，参加庆典的宾客每人将获得一只镀金表作为纪念云云。(王蒙《短篇小说之谜》)”。

③ 惠州话的材料由陈淑环博士(惠州人)提供。

④ 刘丹青(2004a)称之为“补足语句标记”，简称为“标句词”。

⑤ 请注意和普通话“我不愿意叫你常上这儿来，实在告诉你说，母亲不喜欢中国人！”比较，与下文西非 Ewe 语言含 be 的例句进行比较。本文汕头方言的语料均引自施其生(1990)。

⑥ 普通话“道”的演变可见刘丹青（2004a），此处以“说”为例。

⑦ 刘丹青（2004b）提到的四种模式是：疑问标记>话题标记；时间名词>时间语标记>话题标记；系词“是”>话题标记；话题敏感算子（副词）>话题标记。

⑧ 北京话的“着呢”的语法化与谓词的[±状态]、[±自主]、施事性等语义特征有关，见柯理思（2003）。廉江方言的助词“过”表“经历”还是“重行”，也与谓词的语义特征有关，见林华勇（2005）。

#### 参考文献

江蓝生 2004 《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柯理思 2003 《试论谓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化的关系》，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林华勇 2005 《广东廉江方言的经历体和重行体——兼论体貌的区分及谓词的语义作用》，《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

刘丹青 2004a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编《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刘丹青 2004b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刘一之 2006 《北京话中的“（说）：‘……’说”句式》，《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王海棻编 2005 《〈马氏文通〉读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施其生 1990 《汕头方言的结构助词“咁”》，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又《方言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杨将领 2004 《独龙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张洪年 1972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奥托·叶斯帕森著，何勇等译 1988 《语法哲学》，语文出版社。

Hopper &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林华勇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510631；

马喆 暨南大学文学院 510632）

**Lin, Huayong & Ma, Z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peak Word: based on *Jiang* (*say*) in Lianjiang Dialect in Guangdong**

*Jiang*(*say*) in Lianjiang dialect has grammaticalized to be four markers: self reporting, non-self reporting, complementizer, and topic. Based on describing Lianjiang dialect, and taking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nd languag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ways and functions of speak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emphasizes that semantic category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 speak meaning, grammaticalization, evidential modality, complementizer, topic

UnRegistered